



## 大度溪橋上，火車大車拚

◎陳登發

那年，我三歲，是生平第一遭坐火車。

當汽笛聲「嗚——」的劃破長空，小小心靈先是被「震」了一下，繼而身體竟跟著「動」了起來。驚慌失措中，不知經過多久，冷不防有一陣強烈而有節奏的刺耳聲，剎！剎！剎！不斷從四面八方襲來；窗外，乍見的是瞬間即逝的一幢幢黑影，簡直比夢魘還恐怖，大人看我差點哭出來，連忙說：「這是火車過鐵橋，嚙免驚！嚙免驚！」

從此，坐火車過鐵橋的恐怖經驗，深植心中，揮之不去，經常因此而作惡夢。年紀稍大了一點，有了重複的經驗之後，每次坐火車要經過那一座橋，都抱著「既期待，又怕受傷害」的心境。一直到了進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小學，這座橋居然整個盤據了我的心靈。

我常找來一張圖畫紙，拿起蠟筆揮灑，橫七豎八，畫我鐵橋。千篇一律，百畫不厭，畫的還是同一張火車過鐵橋的圖畫。

上了初中，因經常往返彰化台中之間，我才知道那一座橋叫大肚溪橋（今叫大度溪橋）。

大肚溪分隔台中縣與彰化縣交界，鐵橋橫跨其上，貫穿南來北往的縱貫線火車，是台灣西部交通大動脈的一段重要臍帶。因橋長而水湍，為了補強，特別在橋基上架起交叉的鋼樑，宛如戰爭名片「桂河大橋」的鐵橋，是早期鐵路橋樑的一大特色。

記得光復後幾年，有一段火車在大肚溪橋上「大車拚」的趣事，至今仍記憶猶新。

每天近午時刻，有兩班山線和海線的北上列車，幾乎同一時間自彰化站開出。兩條黑色長龍加快速度後，黑煙直冒，氣勢洶洶，忽前忽後，競相超前，展開大車拚。力拚幾公里，火車頭早已氣喘吁吁，



但是快將到決勝點——大肚溪橋時，雙方列車機關手（駕駛員）好像都有默契，無不卯盡全力作最後衝刺。

車廂裏的乘客則沒命吶喊加油，風聲雷動；有的揮手窗外，有些年輕小伙子索性單手鉤住車門，半身豁出車門外，置死生於不顧。全車沸騰，簡直到了忘我的境地。

直到兩列火車勝負已分，並行駛離鐵橋，分道揚鑣，漸行漸遠，滿臉脹紅的乘客們，才慢慢平息了下來。

大肚溪橋，給了我的震撼和衝擊，豈止是視覺的，更且是心靈的，悠悠歲月，以迄於茲。

橋，是人文結晶，也是一種動態古蹟。它，穿越時光，輪轉時序，是時空遞嬗的最好見證。可惜，昔日的大肚溪橋已消失無蹤，代之而起的是新式平面大橋，現在車行其上，已不復有過橋的感覺！

（社會組 佳作）